

董 滨 著



中国 原子弹之父

中国 原子弹之父

董 滨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原子弹之父

董 滨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黄冈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30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3插页 87千字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武汉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统一书号：10355·856 定价：1.35元



作者小传

南京人。三十一岁。初中时投笔从戎。军中十六年先后放电影、开汽车、写报道……精力过剩时便悄悄尝试文学写作，碰巧印出两篇后，就上了瘾（尽管自己看了都脸红），立志从事军事文学业余创作。近几年来，写作发表了报告文学、小说、散文四十余篇，《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铁马万里不失蹄》、《江城女市长》等六篇文字，冒蒙着获了奖。时下在人民解放军某部任新闻干事。

作者 一九八六年十月

目 录

第一章 跨越时光之河…………… (1)

第二章 六年中的七个故事…………… (15)

故事之一：“死亡之国”的恋歌

故事之二：铀，你在哪里

故事之三：红色蜂巢

故事之四：“A方案”和“B方案”

故事之五：失败的英雄

故事之六：核物理学家

故事之七：神秘的失踪者

第三章 决定性的一天…………… (151)

中国西部发生了什么

武器与和平

可以说，我们是生活在用火棉做成的岛上。但是感谢上帝，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能够点燃它的火柴……

——国际诺贝尔物理奖金获得者 瓦尔特·尼恩斯特

第一章 跨越时光之河

当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需要的是足够的小米、步枪和盐……

美利坚合众国。西部沙漠。

闪电不时划破黎明前的夜空。四百二十五名科技人员纷纷到达阿拉莫戈核试验场的掩蔽部。这是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的凌晨。新墨西哥州的荒漠上寒气袭人。

在这片荒漠的中心地带，竖起一个30米高的钢塔。这个钢塔上现在正放着一颗未经试验的炸弹，这就是几百名科学家整整三年的劳动成果——人类第一颗原子弹。

按照命令，不同肤色的学者们把防辐射涂剂细心地涂抹在脸和手上。虽然他们远离爆炸地点30公里，但还是担心原子爆炸的闪光会在一瞬间把他们

灼伤。现在，他们谁也不能肯定人类的第一次核反应范围到底有多大，爆炸造成的破坏是否会超过预计的“S发射场”——被居民们称之为“死亡地带”的那一片沙漠。

爆炸的“零时”原定为四时。但是，夜空中不时闪烁的雷电令格罗夫斯将军担忧。不久前，钢塔上一颗与原子弹相同大小但里面装着普通炸药的试验弹，就在遭到雷击时可怕地炸响了。最后，将军还是把“零时”推迟到五时三十分。

掩蔽部里，为打发这段难熬的时间，科学家们正在为爆炸的效果纷纷下赌注。这时，一个美国人默默地走了出来，在露天下长时间地仰望着头顶的夜空。他叫奥本海默。“原子弹之父”——几天后，整个美国都在这样称呼他。

此时，阿拉莫戈试验场上空，微小的电子在撞击和聚变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蓝色的闪电照彻着大地上的奥本海默，照彻着耸立着核弹试爆钢塔的荒原……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人类用智慧之光照亮了原子王国皑皑的荒原，密立根的油滴实验，汤姆生的气体放电研究，卢瑟福的粒子轰击实验……一个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微观世界，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为了能够利用原子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全世界的物理学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合作，以致于连战争也不能割断这种联系。当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炮声使欧洲四分五裂的时候，哥本哈根的电报员们常常感到困难的是，怎样才能把尼尔斯·玻尔教授研究所发出的这些写满了他们完全不懂的数学公式的消息，全部而准确地拍发给英、法、德、美、日和正在革命的俄国。西方和东方——几百个智慧的大脑在原子王国神奇的荒原上，寻觅着分裂原子的钥匙……

1938年的隆冬，莱茵河上的浮冰还折射着幽蓝的月光，柏林上空的漫漫长夜已裂开了一条缝隙，透进一丝光亮。透过稀薄飘逸的晨雾，凯撒·威廉研究所的守夜人看到从达列姆实验室跑出一个人。他踏着积雪兴奋地跑着，跑着，最后，他停下来，向着云缝中的太阳神虔诚地祈祷。他就是奥托·哈恩，他刚刚完成了一系列伟大的实验——他发现了铀分裂，掌握了分裂原子的钥匙！

就从这天早晨开始，人类科学进入了原子分裂的世纪，核物理学开始敲打政治的大门。不过，敲门的声音很小……

对于“敲门”第一个引起重视的要人，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在一个十分疲倦的早晨，罗斯福坐在两边有两面国旗的圈椅里，默默地听着一个经济学家的宏论。总统办公桌上，摆着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件。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宣称，原子研究的最新成果，已使

在短期内用铀“制造一种威力无比的新型炸弹成为可能的”。此外，作为一种警告，他在信中强调指出，纳粹德国已经对铀进行了一系列秘密研究，因此，他希望美国能尽快进行类似的研究。

然而，从昨晚到现在，爱因斯坦的信一直被罗斯福搁在他的漫画收藏品一起。漫画上，总统乘着自己的四轮马车迎着德国坦克驶去，脸上还带着笑。

“富兰克林，我想提醒您一件历史上的事。”经济学家不愿屈服，“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有一个年轻的美国发明家来找法国皇帝，建议他建立蒸汽船的舰队。这样，法国舰队无论在任何气候下都能横渡海峡，在英国登陆。不用帆的船？当时，这对政治家来说还是不可思议的，伟大的科西嘉人把发明家赶走了。根据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的意见，这是由于敌人缺乏远见而使英国得救的一个例子。如果拿破仑在当时再慎重考虑一下，十九世纪的历史就会是另一种样子了……”

罗斯福听完朋友的话，默默地吸着已经熄灭了的香烟。然后他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几个字，递给仆人。仆人很快带回一个纸包。罗斯福慢慢把它打开，纸包里是一瓶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白兰地。总统很慎重地同朋友干杯之后，拿起了电话听筒：

“要威特逊将军。”

巴特·威特逊将军走了进来。

罗斯福拿起爱因斯坦的信，递给将军，对他说
了后人所共知的那句话：

“巴特，对此事要立即采取行动！”

这是一九四一年的初冬。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另一位东方巨人的领袖，向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发出了后人所共知的一个号召：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当时，从延安枣园到南泥湾，从党的领袖到普通士兵，人人都在手摇纺车，开荒种地。著名的西方记者斯特朗当时写道：“如果你去访问一位政府领导人或一位大学教授，就会发现他们正在那里种西红柿或用手摇纺车纺线。就在他们的领袖朱德、毛泽东的后园里，也种满了玉米和辣椒……为了赢得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最需要的是小米、步枪和盐……”

一年之后，延安的“大生产运动”战胜了强敌封锁和自然灾害的袭击，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年之后，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得到了20亿美元的财政拨款，墨西哥州的荒漠上聚集了数百名科学家，美国人向核高地发起了决定性的进攻

… …

1945年7月16日五时三十分，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整个荒漠的上空，出现了一个人造太阳。

此刻，奥本海默已回到了掩蔽部，紧挨在著名的“链式反应”的发明者费米博士身旁。当他们看到天地间倏忽升腾起的蘑菇状烟云，看到人类智慧在两万米高空创造的惊人杰作的时候，他们同四百多名科学家一样，激动不已。掩蔽部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互用神话和宗教语言述说着各自的感受。

只有一个人保持了镇静。他对身旁的人说：“战争这回算是到头了！”

这个人是格罗夫斯将军。

十九年后，中国人向核高地 发起总攻……

一九六四年十月六日，一个极其平常的日子。

就是这天凌晨，身负特别使命的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上将，从北京飞到新疆后，又马不停蹄地登上空军基地的直升飞机，继续飞往大漠深处的核试验城……

与此同时，国防部接到通知，最近半月，将有重大新闻公告，青密切注视国际上的反应。

距地面一公里的高度，张上将望着飞机舷窗

外。右边，一大片满是枯树和凋萎灌木的沼泽，疾速向后退去。一层薄雾低低地笼罩在沼泽上。从雾幕张开的一道缝隙里，上将看到了黑呼呼的水洼里露出的半截铁架——一台斯大林式拖拉机锈烂了的顶棚。他知道，这是建设核试验城的第一支先遣队留下的永久性路标。那次翻车，黑沼吞没了三名先遣队员，他们是为研制中国原子弹而献身的第一批勇士。

这片黑沼泽位于大沙漠的边缘。沼泽地的尽头是一个名叫“库姆阿热里”的自然村，汉语的意思是“沙岛”。一九五八年的秋天，先遣队打破了村子里的寂静。由于发电机也让沼泽吞没了，于是，各种油灯点亮了。那一点点桔黄色的光，在沙漠夜晚升起的雾霭中跃闪晃动着，使核试验城的先遣队和古老的村庄，同样保持了一种如隔世纪的古老而神秘的色彩……

一九四二年秋，美国人选择墨西哥州的荒漠修建人类第一座核试验场，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地处偏僻，符合军事保密的要求；二是万一试验发生事故，原子爆炸产生的放射性散落尘不会威胁任何居民。十六年后的秋天，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核试验城的第一张勘察图，就从这个古老的自然村里产生出来了。先遣队先是用仪器和标杆测量，后来又调来效率更高的军用侦察机……于是，“沙岛”

上的阿木老爷子最先感到了不安，开始用忧愁的目光打量着天空和地上发生的新鲜事儿。阿木老爷子并不担心这座即将兴建的工厂的产品将具有两千架重型轰炸机投下的爆炸当量，他担忧的是村子里已经失去的宁静和村子的未来。

在这个被沙漠包围的自然村里，一家有五、六个孩子是通常的现象。阿木老爷子一家也不例外。如果给这家画一张家谱氏族图，那么其规模是很可观的。阿木老爷子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他们又都有了自己的家。全家四代几乎近一百口人。他们都住在一个村子里，阿木老爷子有十八个孙子、孙女和重孙子、重孙女。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加。多少年来，象阿木老爷子这样的家庭，都是同大地、沙漠和游牧联系着的，绝大多数人都继承了祖先的职业。然而，核试验城先遣队的到来，却使得这种“联系”产生了危机……六年以后的今天，“沙岛”的新一代居民，大都在核试验城工作了，而阿木老爷子却已经作古，被作为这里最年长的一位居民，在公墓占据了一个位置。他终于未能看到“沙岛”的未来——他的子孙们在沙漠里创造的惊人业绩……

“报告副团长。”

基地司令张志善推开驾驶舱门，走近上将，说：“再飞五十分钟我们就到了。”

上将没有转身，只微微点点头。基地司令与其说是听到，不如说是猜到了对方的回答：“谢谢，张志善同志……”

导航图上可以看出，直升飞机飞进了核试验城的“门坎”。此刻，在上将的视野里，旋翼下的沙漠象贪睡的孩子，十分沉静。蜿蜒展伸的沙丘，被阳光勾勒出一道道耀眼的曲线，就象作战地图上的一圈圈等高线。而直通沙漠腹地的那条公路，则象在作战地图上标定的进攻道路。

副总参谋长在心里默算着这张“地图”的面积——它东起古阳关，西到博斯腾湖，南至阿尔金山，北接吐鲁番盆地。六个年头过去了，这里留下了万人施工大军的足迹，聚集了共和国最优秀的核物理学家，进行着打破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的“02”工程……

这就是中国的“洛斯阿拉莫斯沙漠”*。这里的核原子反应堆，静悄悄地积聚了六年的能量，它在十天之后，将震动整个世界——原子弹爆炸时所特有的壮观景象蘑菇状烟云，将从这里冉冉升起。

“中国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现在，这个即将到来的事件，对于核试验城的居民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谁都知道，人们正在准备作一件极重要的激动人心的事情。但是，

-
- 研制和试爆人类第一枚原子弹的试验场。

每当提到试验两个字时，大家都习惯用“596”这个名词来代替。“596”——即使是在北京，在共和国的最高领导层，党的领袖和高级将领们也都习惯用这个代号来称呼即将到来的第一次核试验……

这是个应当记住的日子，张爱萍上将恐怕再也不会忘记了——一九五九年六月，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拒绝提供原子弹模型及其图纸，妄图扼杀中国的核工业……就在两天前，毛泽东主席终于给这个日子作了幽默的总结。

那天深夜，电话铃叫醒了已经入睡的张上将。听筒里传来周总理的声音：

“爱萍同志，请马上来紫光阁，军委要宣布一项任命。”

国防科委副主任顿时睡意全消，他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快要来到了！

车轮轻快地抵着地面驶向中南海，轿车里的将军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还有一点紧张。近一个时期，国防部高级将领的圈子里，人们都在悄悄地议论着一个任命——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现场总指挥。现在看来，这个任命将光荣而沉重地落在自己的肩上。

在紫光阁的门口，张上将遇上了另一位上将——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寒暄之后，对方意味深长地重申了他在五九年说过的那句名言：“天

要下雨，娘要嫁人，老大哥不帮忙，只有靠自己。”这位中国核工业的领导人，用再明确不过的语气证实：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就在眼前了！

一踏进会议厅，张爱萍就觉得自己成了被注意的中心。他没有料到在这个深秋之夜，这里会聚集这么多党、政、军领导人。他看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军队方面有朱老总和陈毅、聂荣臻两位元帅。大家都在注视着自己。

只一瞬间，张爱萍就明白了，“那个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

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宣布了关于上将的任命——任命张爱萍同志为“596”试验现场总指挥，接着，周总理把话题引到一个具体的技术问题上：

“你要注意沙漠上的恶劣气候！四五年，美国核试验的第一颗试爆弹，就是因沙漠雷电而提前引爆的……”

当其他领导人同张上将讨论具体问题时，毛泽东一直在默默地吸烟。党的主席具有这样一种非凡的能力——在纷繁复杂的巨细事务中，他只是挑选不多几桩可以充分体现他给自己确定的目标的事情，因此，他常常习惯于从历史的高度来谈论问题。

现在，毛泽东把香烟搁在白瓷烟缸上，站了起来，若有所思地踱着脚步，大家都自然而然地停止了话题。

“六年罗，老大哥卡我们，结果卡出了中国造的原子弹，这段路程，该作何评论呢？”

党的领袖在等待着回答。

当然，“评论”最终总是由他自己来作，应该说的和可以说的，简直太多了。

沉思中，毛泽东又说了一句：“应该给赫鲁晓夫先生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旋转的浆叶熠熠闪光，直升飞机开始降低高度，向左边的空降场飞去。

张爱萍上将终于看到了潜伏在沙漠腹地的核试验城。荒凉的沙漠一直延伸到城门口，它拱卫着哨兵肃立的大门。

从空中俯视核试验城，城里街道纵横。为了减少乡愁，久居沙漠的人们，用家乡城市街道的名字给这里的主要街道命名了名。“东西长安街”自机场起，一直延伸到基地的中心，这是一条二十公里长的漂亮公路，它能出现在这片荒漠上，简直是奇迹。在它的东边，是“南京路”、“上海路”、“莫愁路”……这些街道联结着核试验城的商业区，是这里的热闹所在。

“运河大道”则是沿着西边的漫漫沙丘蜿蜒内曲，是一条长达30公里的环城土路。

张上将注视的是那条“沙岛路”。这条路以